

# 神农城迹

SHEN NONG CHENG JI



责任编辑/郭亮  
2022年8月9日 星期一  
美术编辑/黄洞庭  
校对/杨卓

## 株洲宝藏

# 战国青瓷甗 “株洲第一瓷”的前世今生

郭亮

众所周知，“中国”一词的英译“China”，若将首字母“C”小写，便是瓷器之意。在西方人眼中，那些精雕细琢、光泽细腻的瓷器是只属于那个神秘的东方古老国度才能产生的艺术品，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在瓷器制作方面的源远流长及高超的艺术水准。

世人惯将“陶瓷”并称，其实，陶与瓷是两类不同的物事。从发展时间来看，是先有陶，而后有瓷，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而来的。陶器用黏土为胎，经手捏、轮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干燥后再入窑烧制而成（新石器时代也有直接堆烧的，火候不高）；而瓷器则由瓷石、高岭土等制坯，以更高的温度烧制的外表施有釉或彩绘的物器。考古研究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居于华夏土地之上的先民们已开始大规模制作并使用陶器，株洲的磨山遗址中就出土有白陶盘。而在商代中晚期，原始的不同于陶器胎体硬度的青瓷器便已开始出现，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成工艺更为复杂、成品也更为精美的瓷器精品，“China”之意也因之而来。

湘东株洲，有悠久的瓷器制作传统，下辖的醴陵更是被称为“瓷城”，有“天下名瓷出醴陵”之美誉。考古发现，早在东汉时期，醴陵便有了较大规模的专门从事瓷器烧造的窑址，一般人也称醴陵瓷器的最早出现时间为东汉。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醴陵出现较大规模的瓷器烧造作坊之前，湘东民间就有较为粗犷的原始瓷器出产——原始瓷与东汉瓷相比，气孔大，杂质多，釉色不稳定，吸水率比较高——尽管其工艺水平及审美高度远不及日后蜚声国际的醴陵名瓷，但其形制已完全与黏土坩埚并烧制的粗陶区分开来，可以视为陶器向瓷器进化的过渡产品，亦可视为一种全新的不同于以往粗陶形制的新产品，譬如株洲博物馆馆藏的那件被誉为“株洲第一瓷”的青瓷甗。

甗，音bu，去声，古容器名，意同小瓮，形制一般为圆口、深腹、圈足，常用于盛酒或水，亦可用于食物之盛放，湖南人惯于在夏日将当季蔬菜余水后拌盐晒干，再入瓮贮藏数日，便成酸咸可口之“扑菜”系列——扑辣椒、扑豆角、扑茼菜之属——有民俗学者考证，“扑菜”之“扑”，当为“甗”之音转，意即用甗盛放保存之菜肴，正可反证此菜肴制作方式的源远流长。当然，这都是与主旨无关的闲话，我们继续来谈株洲博物馆馆藏的这件青瓷甗。

该青瓷甗2015年出土于茶陵晚塘古城的军卒合葬墓，距今约2300年，瓷土作胎，圆口圈足，表面施石灰釉，扣之清脆有声，显然系1200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尽管表面稍粗糙，远不如后世常见的瓷器那般平整光滑有光泽，但比之同时期出土的以黏土坩埚烧制的粗陶而言，明显已是划时代的“新产品”，文物工作者将其视为由陶器向瓷器的过渡产品显然过于审慎，归类为早期原始青瓷倒也恰如其分。这也是目前株洲地区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一件瓷器，故坊间有“株洲第一瓷”之美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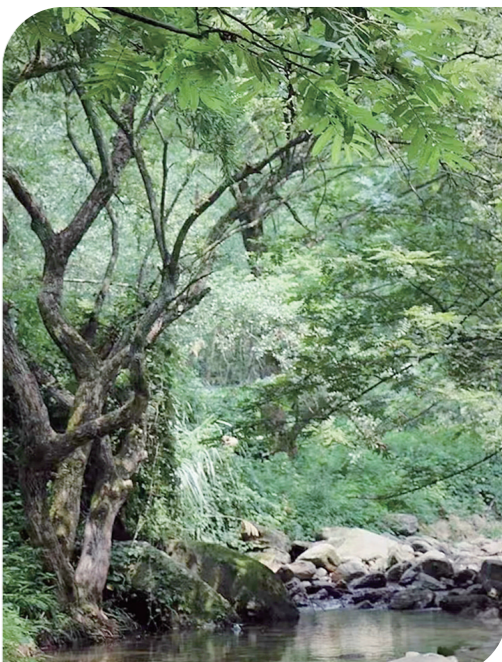
前已说过，瓷器是由陶器演变而来，早期先民在制陶时，只是将随手可及的黄土搅合成泥，然后烧制出简单的陶器。之后，随着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发展，先民们学会了有选择性地使用土料；用淘洗过的土料做成细腻陶器，如盘、碗等食具，以掺加沙砾的土料做成夹砂陶器，如罐等大型容器。至商周时期，随着陶匠们对各种土料的认知日益加深，人们发现使用高岭土烧制的陶器质地紧密，胎体坚硬，吸水率低，实用性大大增强。再后来，人们无意中发现用高岭土制作的陶器在入窑以更高的温度烧制后，器壁上会有一些闪亮的东西。经过反复观察，这些闪亮的东西来自烧窑用的草木燃料其灰尘落在陶坯上所形成。于是，人们把草木灰与水调和成浆状涂刷在陶坯表面，经烧制后陶器器表有了一层闪亮的玻璃质，人们称之为“釉”……这便是最早的原始瓷器，成型时间大概在商周时期，而西方却迟至16、17世纪才发现高岭土烧制瓷器的秘密，比之我国晚了近3000年。

湘东地区由陶器到瓷器的演化，大抵也遵循了这样的路径，考古研究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居于这片土地之上的先民已开始制作种类、形制各异的各式陶器，现今探明的磨山（渌口区）、独岭坳（茶陵县）等考古遗址中，便发现了大量的各式陶器，涵盖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株洲博物馆馆藏的这件青瓷甗，出土地茶陵晚塘古城及周边墓葬群被评为“湖南省十年（2006—2015年）重要考古发现”，年代则为战国中晚期，距今约2300年。这说明，至少在战国中晚期之前，居于这片土地之上的先民已开始大规模制作并使用不同于陶器的原始青瓷——出土此瓷之墓葬为军卒合葬墓，若非大规模生产，处于社会底层的军卒之士是无法享用的，更遑论以之随葬——至于居于这片土地上的土著先民在漫长的烧制陶器的过程中独自摸索出来，还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经由“技术交流”而发展起来，那就见仁见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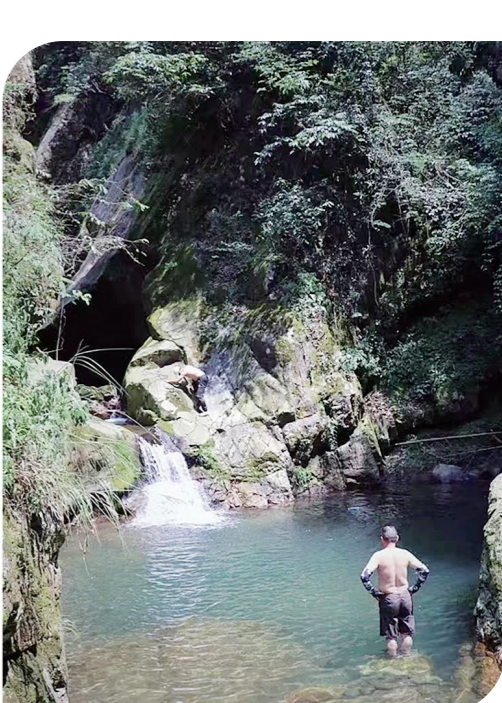
既然居于茶陵晚塘古城之上的先民在战国中晚期已能大规模制作原始的青瓷器，那我们也大可沿着如下的路径继续推演下去：先民们在掌握了原始瓷的烧造技术后，在长年累月的实践中不断精进，慢慢通过控制釉料中氧化铁等金属物质的比例，实现了对瓷器颜色的把控（铁含量少颜色淡，反之则深），又通过对坯料的选用、成型、窑炉结构等工艺技术的不断改进，终于在东汉中期完成从原始瓷到现代意义上的瓷器的转化——就在7月，新华社有报道称，考古人员近日在醴陵市左权镇永兴村石坑组易家山西北坡发现一处窑址，通过对比分析，初步判断该窑址的建造年代为东汉中期，距今约1900年，这也更新了以往对醴陵制瓷历史的认知，即早在东汉时期醴陵渌水流域就有成规模制作生活用瓷和硬陶器的传统。

湘东地区，尤其是醴陵辉煌灿烂的瓷器文化，亦可自此找到渊源。

文物名：战国青瓷甗  
年代：战国中晚期  
出土年代：2015年  
出土地点：茶陵晚塘古城  
规制：口径10.5厘米，底径12.5厘米，高15厘米  
馆藏地：株洲博物馆



八福坳原始次生林



溯溪的游客在潭中小憩

## 溯溪八福坳

陈易帜

## 文旅株洲

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株洲日报合办

当我第一次站在攸县崀山镇上坳村八福坳水边，看到那一渠碧水奔涌向前时，禁不住惊叹：天呐，怎么有这么清的水！

山峦被一场夜雨洗得青翠，缥缈的薄雾似半透明的纱中，随意地缠在山腰，一只白鹭在溪边悠闲地踱来踱去，遇路人便腾空而起翔进蓝天，顷刻只留下一对模糊的翅膀。在这样的一个晨曦，我们开始了溯溪之旅。入小径，野草蓬勃成一条条绿长毯，肆意地铺在两旁；野花灿烂成一簇簇火焰，与断断续续展示着浓烈。微风轻拂中，侧耳细听，隐隐约约的流水声，如梦般传入耳际，空灵而幽寂。临谷底，便有清风悠悠而来，钻入鼻孔，顺入胸腔，润肺而去。拨开草丛，一条小溪横在眼前：一浪一浪碧绿的水自高远的山谷奔来，时而幽幽低吟，时而飞泻而下，不时撞击在巨石之上，绽开一朵朵飞溅的水花，水花在艳阳摩挲中闪烁着耀眼白金般的光芒。

我们全副武装，换了溯溪鞋，拄了登山杖，有人还戴了安全帽。入水，顿觉一股清凉迅速由脚蹻袭入脑门，三伏天居然打起了寒颤。在奔突的浪花中一步一挪逆流而上，不时可见圆溜乌亮的巨石横卧其间，一半在水上，一半在水下。那些巨石就像山里的汉子，裸露着黝黑而坚实的脊梁，粗犷而又率性。往深处走，两岸丛林莽莽，一株株古树昂首挺立，撑开一把把巨伞，把整个溪水揽入怀中，遮天蔽

日；偶有一缕阳光漏下，便斑斑成一根根金线银线，在水面轻盈浮动。溪水声、鸟鸣声、人叫声此起彼伏，交汇成旋律优美的山谷畅想曲，一波一波盘旋入耳，仿若身处金色的维也纳音乐大厅。

溪水宽缓处，游人们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或倚着巨石小憩，或干脆浸于水中，啤酒就着烧烤，大快朵颐，一个个活脱水中神仙。有人说，不在溪里摔一跤，就白来八福坳了。同伴中鲜有不湿身者，有的就褪了上衣，用石块围成水潭，潭水上涨，游起了野泳，胆大者则站在石块上跳入水中，玩得甚嗨。孩子们一边摸着鱼虾，一边用水枪打着水仗。溪水上方用来发电的水渠更是充溢新奇，十余人一个挨着一个跨在自带的皮筏子上，随波逐流，尖叫声、欢笑声一浪接一浪，响彻整个山谷……

从溪底上岸，沿蜿蜒而上的山路攀爬，翻过一座山，下到山腰，便到了当地饮用水源的取水口。凝神张望，一股清泉从岩洞奔涌泻出，携来凉风阵阵，飞溅的水雾喷在脸上，渗入毛孔，整个身心便浸在凉爽的气息里，人霎时精神了。双手掬起一捧水送入口中，入喉便觉清甜冽透心凉。同行中有位资深茶友，突发奇想，随手在水旁摘了几片野茶，放入盛满泉水的杯中，茶叶竟在杯中婷婷婷婷地立了起来，品上一口，绝不亚于茶馆用沸水冲泡的上等好茶。众人纷纷效仿，泉边便泛起一片惊



### 投稿邮箱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 株洲文脉

## 萧芑陔 齐白石的株洲师父

马立明

“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以诗、书、画、印名扬天下，特别是他的画，更是家喻户晓。

古人云：“古之学者必有师。”齐白石的画画得好，也是拜了师的。他最初的老师，就是株洲渌口区朱亭镇花田人萧芑陔。

萧芑陔，名传鑫，“湖南湘潭朱亭（今属株洲渌口区）人。纸扎匠出身，能画山水、人物及花卉。会作诗、装裱，画人像堪称绝技，独步一时。光绪十四年（1888年）收齐白石为徒，尽传其法。后又教齐白石装裱。”（见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齐白石辞典·萧芑陔》条）

光绪十四年（1888年），齐白石二十六岁，在乡下做雕花活之余，临摹《芥子园画谱》小有所成，常有主家在其完活之后央其画画，以神像功对居多。一天，好友齐铁珊找到齐白石，跟他说：“萧芑陔快到我哥哥伯常家里来画像了，我看你何不拜他为师！画人像，总比画神像好一些。”齐白石早知萧芑陔之名，听好友如此说，便有些动心，不久，“萧芑陔果然到了齐伯常家里来了，我画了一幅李铁拐像，送给他看，并托铁珊、公甫叔侄俩，代我去说，愿愿拜他为师。居然一说就合，等他完工回去，我就到家里去，正式拜师。”多年之后，齐白石在自述稿中如是追述。

齐白石当时家住湘潭白石铺星斗塘，距萧芑陔住的朱亭花田足有一百来里地，拜师一事也是颇费周章，据齐白石的第三子齐佛来在《我的祖父白石老人》一书中介绍，萧芑陔约定齐白石这年春节到他家拜师，不想一天晚上下了场大雪，齐白石夫人忧心雪天行脚不方便，便劝齐白石等天晴再去。齐白石则说：“好不容易找到一位称心的师傅，拜师的日期又是我亲口答应的，岂能随便失信！”次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齐白石便“穿着木屐，打着雨伞，提着礼物，按原计划直奔朱亭。傍晚前，虽赶到萧家，但两只脚却被木屐打得全是血泡，泥浆直溅到背心，棉袄都让汗水湿透了。”（见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我的祖父白石老人》）

齐白石称自己拜师后，萧芑陔师傅“把拿手本领，都教给了我，我得他的益处不少。他又介绍他的朋友文少可和我相识，文少可也是个画像名手，家住小花石。这位文少可也很热心，他的得意手法，都端给我看，指点得很明白。我对于文少可，也很佩服，只是没有拜他为师。我认识了他们二位，画像这一项，就算有了门径了。”（见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齐白石自述：画出苦滋味》）

书中所言“小花石”，清时隶属湘潭县，今属渌口区龙船镇，可见，文少可也称得上是齐白石的又一位株洲老师。

那个年代，乡下基本上没有照相这个行当。人们要留存存世，只好找乡间画师“描容”。“描容”，就是描画人的容貌。有钱的人家，生前就叫画师画上几幅；死了的，也要画一幅遗容。齐白石就凭借从萧、文二师那里学到的这门手艺，开始于画像这一行了。“每画一个像，他们送我二两银子，价码不算太少。但是有些爱贪小便宜的人，往往在画像之外，叫我给他们女眷画些帐檐、袖套、鞋样之类……后来，我又琢磨出一种精细画法，能够在画像的纱衣里面，透现出袍褂上的团龙花纹，人家都说，这是我的一项绝技。人家叫我画细的，送我四两银子，从此就作为定例。我觉得画像挣的钱，比雕花多，而且还省事，因此，我就扔掉了斧锯钻凿一类家伙，改了行，专做画匠了。”

齐白石跟萧芑陔学会了画像后，又拜湘潭有名的绅士胡沁园为师。萧芑陔因会装裱，故也常常被胡沁园请到家里来一面裱画，一面教他的大公子胡仙迪学习装裱。这时，胡沁园关切地对齐白石说：“溲生，你也可以学学。你是一个画家，学会了，装裱自己的东西，就方便些。给人家做活，也可以作为副业谋生。”“沁园师处处为我打算，真是无微不至。我也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同仙迪跟着萧师傅，从托纸到上轴，一层一层的步骤，都学会了。”

字画装裱，很有学问。一般的裱画师，只会装裱新画，不会揭裱旧画。而“萧师傅是个全才，裱新画是小试其技，揭裱旧画是他的拿手本领。我跟他学了不日子，把揭裱旧画的手艺也学会了。”（见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齐白石自述：画出苦滋味》）

齐白石晚年，有一天徐悲鸿特意带着装裱名师刘金涛去见他，当徐先生介绍刘金涛是位手艺不错的装裱师时，齐白石兴奋地把拉着金涛的手说：“好啊！咱俩是同行呢。在湖南，我跟一位裱画师学装裱，学了七年。”接着，白石老人从柜子里取出仅存的、亲手装裱的《乌鸭图》和《扶筇还家》两幅画给徐先生和刘金涛看，并谦虚地说：“裱的还行吗？”金涛忙回道：“您画好，裱工也好，人品更好。”徐先生在旁笑道：“三分画，七分裱”十分都让您占了，我永远赶不上您！”